

(英) 罗伯特·维卡 著

邱吉尔的间谍

张长贵 邝颖 向以权 译

邱吉尔的间谍

(英) 罗伯特·维卡 著

张长贵

邝 颖

向以权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邱吉尔的间谍

〔英〕罗伯特·维卡 著

张长贵 邝 颖 向以权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7.25印张 2 插页 15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900

ISBN 7-80549-054-6/I·41

定价：1.80 元

内 容 简 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当希特勒的“常胜将军”隆美尔在北非战场大举进攻之时，其情报官卡尔被英军俘获。为扭转战局，英军最高统帅邱吉尔密令相貌与性格酷似卡尔的英国军官后补生克莱格冒名顶替卡尔，深入虎穴，窃取情报。领受使命后，克莱格潜入德军防线，先后闯过了道道难关，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经历了血与火、情与仇、正义与邪恶的重重考验，隐蔽在隆美尔身边，避开盖世太保的监视，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导致隆美尔全军覆灭。最后，英雄再次被“俘”，凯旋生还。

故事构思巧妙，情节紧张曲折，既大张大合，又丝丝入扣。惊险处，险象环生，令人惊心动魄；抒情处，情景交融，令人赏心悦目。该小说取材于历史事件，还可帮助读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场的全景信息，增长历史知识。

编 者

作者声明

本书谈及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作者尽了最大努力，使其保持历史的真实。对当时世界闻名的人物，书中保留了他们的真名实姓。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虚构了部分主要故事情节和部分人物。有朝一日，如果保密法许可，全部历史的真实将会出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之前，本书便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故事了。

作 者

一九七四年于伦敦

历史佐证

温斯顿·邱吉尔爵士说：

“这时，我们派遣了一名间谍，打入隆美尔的司令部，他给我们送回了准确可靠的情报。”

——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卷第十四章第一页

德国人说：

“隆美尔参谋部的报告表明，一位聪明的敌军特务有着许多机会窃取重要情报。这位领了敌人钞票的间谍就隐藏在隆美尔身边，并且能够得到隆美尔亲手交给他的情报。他是谁呢？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摘自《沙漠之狐》第五章第七十页

关于本书的作者：

罗伯特·维卡精通德语。第二次大战期间，曾担任中东和欧洲的中校情报员。一九七四年前的二十年间，任驻欧洲、非洲和中东的国际新闻记者，同时为几家国际报刊撰稿。现在伦敦《每日邮报》国际部工作。

前 言

邱吉尔去世了。这位老战士终于步入了宗教里所说的“来世”。我觉得，我应该象千百万人那样，去西敏寺教堂瞻仰他。

我伫立在一副覆盖了旗帜的灵柩旁。教堂大厅里，人们的脚步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从这种声音中，我仿佛听见了布林顿的声音越过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响到现在：“这是命令，克莱格！温斯顿·邱吉尔首相亲自下的命令！总司令下的命令！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直接命令你！”

是的，邱吉尔首相下的命令。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尉军官，岂敢违抗！

这时，有人在我手臂上轻轻拍了一下：“先生，请别停下来好不好？要知道，后面还排着成千上万人啊！”

“邱吉尔下的命令。”我咕哝着走出教堂外面，进入刺骨的元月的寒冷之中，沉思着历历往事。随着当事人的死亡，那些往事面临着湮没无闻的危险。

●目 录

1. 领受使命.....	1
2. 首次被“俘”.....	18
3. 偶遇“姨妹”.....	52
4. 深入虎穴.....	66
5. 奉命探“妻”.....	93
6. 巧送情报.....	147
7. 风云突变.....	178
8. 绝路逢生.....	194
9. 再次被“俘”.....	205
10. 英雄凯旋.....	219

1. 领受使命

“军官候补生克莱格！”只见“A”连训练中士又高又瘦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桌子面前。他的新西兰童子军军帽在昏暗中看起来就象一座金字塔压在他的平头上。我用期待的眼光盯着他，希望他的粗哑的鼻音再次打破寂静。只见他那眯起来的两只眼睛就象一对窄如细缝的猪眼。

“军官候补生克莱格，你必须象士兵一样站起来立正，别象怀胎的对虾，无精打彩地坐在那里。”

我立即站了起来，象往常一样两个脚跟一并。我那条检阅时扎的白色新皮带掉到了桌上。

“什么事，中士？”

“给你的命令，克莱格！”你恶狠狠地尖叫着，“连队指挥官叫你去，马上，快扎上皮带，跟我走！”

他将我带到一个门边，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军官候补生克莱格来了，先生。”

“哦，是吗？把他带进来，中士。”

我走进房间，行了个军礼。格勒逊上尉看着我，一对泪汪汪的蓝眼睛，在苍白的满是黄沙的眼皮下不停地眨巴，双

手放在铺着灰色桌布的桌面上，拨弄着一张纸。头上一架风扇摇摇曳曳地发出嗡嗡的声响。

“军官候补生克莱格，”他慢吞吞地说着，“我接到中东司令部发来的指示。他停了停，撅起嘴唇。我站在那儿思忖着他的话。“我们已经接到命令，让你立即到司令部去。”

我傻眼了，目瞪口呆地站着，张着嘴不知说什么才好。心想：倒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情报员吗？”格勒逊打断了我的思路。

“是的。”

“好吧，你被调往情报处。”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他的用意我一下子就猜到了，因为当时能够佩戴上第一军团徽章的人，大都被看作是没有大丈夫气概的男人。我冷冷地盯着他，他却几乎以嘲笑的口吻说：“你的调令将在六点钟发布，回去收拾一下行装，穿上合适的制服，再到这里来报到。别忘了佩戴肩章之类的东西。”

“肩章？”

“是的，一个肩头两颗。你是作为中尉军官调到司令部去的。”他站起身，勉强伸出手来，“祝贺你。”语气中没有一丝的热诚。

“谢谢，先生，”我答道。随即急匆匆地回到营房。

我告别了伙伴们，穿着一套平时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穿的崭新而精致的操练制服，扎着花了几个星期才擦得锃亮的军官武装带，提着行李，衣冠楚楚地走出门，来到卡埃尼军营出口处一座拱门前。我看见长着一对鹰眼的团部军士立在广

场对面正在向我立正敬礼，当然，我也笨手笨脚地还了礼。我顿时明白了：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军官了。

五分钟后，我已经来到几座巨大的花岗岩建筑物前面。这几幢楼房正是中东司令部所在地，四周架着铁丝网。已经近七点了，所有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曾几何时，就在这个战区，英军元帅韦沃尔迫使意大利人撤退了两千英里。如今，德军元帅隆美尔为了拯救意大利人，把英国军队打退了近四千英里，几乎逼近英国沙漠野战军在亚力山大的防线。我抬头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耀眼灯光，再一次猜度着为什么我被如此匆忙地召来。他们也许急需会说德语的军官，我的德语确实很棒。

在一幢叫做“灰堡”的大楼里，我爬上二层楼，走进第九军事情报部的办公室。这是情报分部的邮递处。以前我到过这里，同布雷彻里军士长很熟悉。像通常一样，他被卷宗包围着，正在抄写什么。他长满灰发的脑袋正伏在书桌上，我进去时，他直起腰来。

“呵，克莱格。快进来，小伙子，坐下吧。既然你已经来了，我就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其实，我知道的也并不多。”他停了停，把两只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然后十分沉着地说，“你被安排在特别行动部。一个极为机密的部门。”他耸耸肩头，“你知道……”

“哦。”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明天早上前去报到，在苏腊门巴夏，布林顿上校等着召见你。”

“是，”我回答，“我会准时去……”

第二天，阳光灿烂，我来到苏腊门巴夏的一个门前，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我身边。布林顿上校在办公室里。他很年轻，只有三十八岁，漂亮的脸上带着忧郁的表情。看见他，就使我想到贝塞尔·罗斯本。我敬了个礼。

“见到你很高兴，克莱格。”

“是，上校先生。”

“请坐，”他指着身边的一张椅子说，“喝点什么？”

“在早上八点以前喝？”

“为什么不可以？你需要这样。”他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倒了两个半杯，“它会使你安定下来。”

我是需要安定的，但却不是这么早喝上几杯威士忌就能使我安定。我可不是为了享受这样的口福才参加情报部的。我知道，在这以前，情报员只是在中东追逐几个不重要的间谍，工作还很轻松。而现在，我来到吉凶未卜的特别行动部任职，并且十有八九会被派到德国或其他同样可怕的地方去。“该死的命运！”我心里暗暗骂了一句。我看着布林顿上校。他正热切地注视着我。

“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妙极了，完全合适。再好不过了。”他望着我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我愈看愈不想看这副表情。“请站起来，好吗？”他绕着我转着仔细地打量着我，眼睛不放过任何细节。随即说了一句：“正合适。”他回到桌边，又倒了满满两杯威士忌说：“喝完后我再告诉你一切。”

我喝完后，感到头开始摇摇晃晃，这不仅是威士忌的缘故。

布林顿斜靠在扶手椅上，掰着手指说道：“地道的德国人，在德国生活过几年，盖世太保也许了解你，对吗？”

“是的。”

“啊哈，太好了。我想，我们来冒一个险。”他在抽屉里翻了几下，找出一本绿色小册子，把它打开递给我。这是一份德国护照，上面有一张照片。

“看一看，好好地看一看！”布林顿说：“你以前见过他吗？”

这是一位穿着制服，佩戴着少校肩章的军官的照片。我望了望布林顿，他正热切地盯着我。“看清楚了吗？”

“看清了。”我满有把握地答道，“这不是我吗？穿着德国军装。”

“错了，你弄错了！”

“这么说，有人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正是如此。现在你仔细看看照片对面的一页。”我读着这位相貌和我一般无二的德国人的简历，发现除了两点外，简直和我完全一样。身高：一米七；头发颜色：深棕色；眼睛：蓝绿色；肤色：灰色；胎生或其他标志：右额有伤痕。只有姓名和出生日期与我不同。

他叫卡尔·海耳曼·冯·瓦尔克，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柏林，比我大十一个月。照片上这张面孔是严肃的，毫无笑容。“不错，他长得的确象我。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问题……”他话没说完，便在口袋里找着什么。我猜想他准是在找香烟，便把我的烟递给他一支。那是一支便

宜的，带金箔的埃及香烟。我给他点燃，他咳了起来，声音令人心烦。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为了这支烟，小伙子，你也该知道我要告诉你的事。该死，上帝！”

“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如果不想被你呛死，我该早作祷告，让上帝保佑你。上周，当隆美尔元帅向亚历山大推进时，这位被我们俘获的冯·瓦尔克被带到这里审问。师情报部发现他是隆美尔元帅手下的军官，在第十五装甲师任职。这个师的情况你也许知道。它是在五月初，即十天以前才到达前沿阵地的。我们师的情报部极为精明，立即明白俘获冯·瓦尔克具有特殊意义，于是就把他带回来进行详细的审问。审问中得知，冯·瓦尔克对隆美尔元帅给国防部的战斗报告和德军总部下达隆美尔部队的战斗命令了如指掌。知道吗？”

“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上校。”

他并不理会我，又继续说：“可惜的是，冯·瓦尔克好象不愿再往下讲。尽管我们掌握了他们军需供应方面的大量情报，我们对隆美尔的军事意图还是不甚了解。”

“您打算让我继续审问冯·瓦尔克吗？”

布林顿笑了起来：“不是，我的审讯员都是称职的，谢谢你。我要交给你的是另一个任务。”说着他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要采取其他手段搞到我们所需要的隆美尔部队的情报。”他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调你来。在你还没有来到军官学校训练队受训以前，我的一位负责审讯冯·瓦尔克的审判员，就已经知道你和这位德国佬长得象极了，并向我作了报告，那时我心中就开始打这个主意了。你

瞧，我正想着你，你就来了。”他在烟缸里熄了烟头，站起来，“我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危险的使命交给你。”他把另一只手放在我肩上。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此严峻，令人不寒而栗。

布林顿把手从我肩上拿开，猛地在我胸口上击了一下，语气变得粗野起来：“从我对你过去简历的了解，这差事让你干，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坚强、自信，甚至固执。好吧，去证明这一切吧，至多要证明给我看看。”

“他们说你象一个机器人——除了工作外，对别的毫无感情、热情和兴趣。还有……”

“这决不是事实，上校先生！”我抗议道，我气得脸都发青了。

“住嘴，听我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是说，你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由专门设计来干特殊工作的机械零件构成的人，无论遇到什么风险，都会干好这项工作的人。”

我冷冷地瞪着他。

“好吧，克莱格，你也可以这样冷冰冰地盯着别人。遇到重大事件，你这种冷若冰霜的态度，正是我需要的。”

我用干燥的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我要你带上冯·瓦尔克的身份证，潜入德军防线，以他的身份在隆美尔元帅手下工作。”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明白：布林顿疯了。他所有的主意简直是狂想。我宁愿在伦敦西区的剧团里扮演一个明星角色，也不愿接受这项任务。超级间谍，穿着敌军制服，在敌军阵营里只身闯荡的故事，仅仅是小说家们的狂想而已。既

便这是真的，那么这种间谍至少也要训练若干年，可我不是这种人。

“怎么样？”布林顿问道。

“你疯了！”我大声喊道，想让他听个清楚。

他同情地望着我，慢慢地摇着头。

“我不能干这种事！我不愿干这种事！”

“你会，”他说，声音是那么柔和，“你会的。这是命令，克莱格，这是邱吉尔亲自下的命令，总司令下的命令。更重要的是，是我在直接命令你，因为我认为，你能成功。”

“为什么？”我毫不客气地问。

他板起指头说：“第一，你和冯·瓦尔克长相一模一样；第二，如果委派别人，就意味着要另外物色一个同冯·瓦尔克长相一样的人，然后还要改变他的性格。可战机紧迫，刻不容缓。而你却是一个现成的人选。你的德语说得跟德国人一样好，而且又长得非常象冯·瓦尔克。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冯·瓦尔克必须尽快作为越狱者从英国人手中逃出去。我们必须弄到隆美尔元帅沙漠野战军的军事动态，以满足邱吉尔首相的迫切要求。我们已接到总部的命令，现在，你又得到了我给你的命令。”

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隆美尔部队现在正向亚历山大推进，他的前沿部队已到达哈法亚。我军进行了几次反攻，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我们现在得到一点喘息之机，所以，你在这时潜入敌人内部越快越好。这个冒险计划是可怕的。但是，我们不得不冒

险……”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冒险？”

“对，你必须这样做。我们寄希望于你。我们要从敌人手里直接弄到军事情报，行吗？”

“行。不过，如果你认为我真地能搞到情报……”我感到紧张，唯恐布林顿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来。

“胡说。你要取得的情报必须是完整的。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你也会有充分时间作准备。我的意思是，不是叫你在今天或者明天就行动。还有三到四个礼拜的时间。你能在这段时间里扮演一个出色的角色。”他犹豫了一下，又说，

“是的，这不是一个角色的问题，你就是冯·瓦尔克本人。你要从头到脚都像他，言谈举止、思想行动都要像他。你必须彻底去掉自己的任何痕迹。因此，从现在起，罗伯特·克莱格中尉已不复存在，少校先生。”他得意洋洋地拍了我一下说。

他又接着说道：“你有良好的条件。过去，你在很多地方表现不错；办事老练，丝毫不受道德的约束，没有一点同情心，从不指责自己，一直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一味去干你要干的事。所以我们需要你。从相卜观点看，你忠厚老实，具有献身精神。如果你能接近希特勒，那家伙也一定会喜欢你的。”他笑起来，“所以你准能干好。”这简直就是宣判。

我使劲咬着我的嘴唇，不让感情有所流露。嘴唇咬破了，腥咸的血味充满口腔，我想我只好照办，最后我又看了他一眼：“既然这是命令，那好吧，上校先生。”